

在生死世界之十字路口：十世纪北方中国的墓葬

沈雪曼

爱丁堡大学/柏林高级研究所, 2008-2009

近年来的考古学在太行山脉（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山西东部和河南西北部）一带发现了大量宋金墓葬。这些墓葬在母题选择上很特别，比如家居背景下的宴饮和戏剧场景。它们经常和孝子故事的绘画雕刻出现在一起。这些墓葬均是仿木的砖结构。尽管宋金墓葬及其唐代前身的差别广为认可，可是首先对于这些变化是如何和何时发生的则所知甚少。本文考察这一地区某些十世纪的墓葬，论证在十世纪这些墓的特征发生了根本变化并为宋金时期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我将首先分析墓作为生死交界处之意象的视觉手段。然后我将论证一种独特的装饰宋金墓葬的模式至少在十世纪在太行地区出现。最后我将说明墓葬空间的性质变化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当时的炼狱观念以及对生死联系的日益关切。

在十世纪中期，这些尝试已经在墓葬的设计中被用来暗示死者世界在墓墙后和墓墙外的存在。较早的这类例子是画在王处直（卒于924年）墓后室中镶嵌的大理石板上的帷幕。壁画显示了长长的垂帘被拉向两侧，为了露出藏在帷幕后的本来看不见的和听不见的剧团。掀起的帷幕点明了—个伸展出墓室墙壁之后的空间，并使得被墙壁围起来的—空间看起来像—个庭院。

与掀起的帷幕类似，画有山水的屏风也被用于暗示—个屏风后的空间。在王处直墓中，—个很小的房间隐藏在主（前）室之后。—堵只绘有山水屏风的围墙将这两个房间分开。显然这个屏风后的空间并不意在被人从主室看到；相反，它被保留为死者的私人空间。绘在两个侧室后壁上的山水屏风以类似的手法也暗示了私密的角落。

在冯晖（卒于958年）墓中，帷幕形象用来创造出“设在庭院中的戏台”的幻觉。首先，除了绘在顶部的星图以外，墓内的主室覆盖着装饰性极强的帷幕。同样，主室周围的耳室中也到处绘有帷幕和横帷，在这些耳室中的壁画进一步被底部附加的大型流苏以及绣球所丰富。所有这些帷幕、流苏和绣球都以格外明亮的色彩

画成，创造出一个节日氛围。在前室中，十四组砖雕戏剧人物镶嵌于横墙的两侧。上述所有这些因素一起把墓室空间转化为一个庭院中的戏台。这个庭宅的入口也是墓室的入口，模仿了两层的木结构，其上部带有一个半开的门。

庭院在建筑上是一个介于内外之间的过渡性空间。其模糊性使之成为一个合适的介于此岸和彼岸世界之间的视觉隐喻。即，这些模拟了庭院的墓室居于生活世界和死者世界之间。人可以通过它们自由地出入于与之相邻的世界。唐宋笔记文学中有丰富的描写前往地下世界的故事。换言之，这些墓室使得这一空间具体化，旅行得以发生在内。

当时新的炼狱观念对重新定义十世纪墓葬的特征很关键。在炼狱过程中，死者可与其子孙合作来累积功德，由此换取一个理想的转世。在这些实现这一目的的尝试中，黄箓或者九幽仪式在把死者从地狱拯救出来、转升天国或甚至使其复活的方面尤其有效。在九世纪时期，道教徒相信孝可以带来业报。帮助先人获得一个好的转世被视为孝。孝顺的子孙将获得巨大的回报。而且，中国民间宗教的学者很久以来一直注意到戏剧和仪式并不互相排斥。实际上，某些地方戏的起源和盂兰盆仪式，在鬼节为救渡亡灵而举行。这解释了宋金墓中戏剧/仪式场景的存在以及相伴的孝子画像。